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孤女飄零記

(五)

夏羅德·布倫忒著
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

孤女飄零記

(五)

著 夏羅德·布倫忒

譯 伍光建

漢譯世界名著

第二十八回 漂流

過了兩天，是個夏夜，車夫把我送到輝光洛地方；說是二十個先令，只能坐車到這裏，我此時是莫名一錢。馬車已走了有三里多路；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個地方。我纔曉得我的小包袱還放在車裏，忘記了拿出來，我真是一身之外，無長物了。

輝光洛既不是個市鎮，又不成個村落；不過是個十字路口，只有一根石柱，場滿白灰，遠遠就可以看見。柱頂上伸出四隻手，說明到某處多少里，最近的是三十多里，最遠的有六七十里。一見地名，我約略曉得我此時在某省某府。四圍見山，無人來往，我曉得是個荒涼的地方。但是也許偶然有人走過；我不願意有人看見我在柱子左右徘徊無主的，一見就曉得我是個迷路的人。人家問我，我答不出來，令人疑惑。此時我同社會是完全無相干，看見我的人，對我是不能好好的待我，盼望我好的。我除了老天之外，是無親無友；我只好依賴天，求一個立足之地，我只好繞着澤邊在草叢中走。

我怕左近有牲畜，又怕獵戶以爲我是偷牲畜的人，看見我。聽見一陣風響，又怕是牯牛來追；過後聽見雌鳩叫，又怕是個人到了。天快黑，寂靜無聲，我纔放心。

我想道，我應幹什麼？我該往那裏去呢？我自己不能答我這兩話，覺得是非常難受！即使找着人家，也還相離得很遠；即使找着人家，我毋論怎樣的哀求；說了多少來歷，人家還會不肯拯救我，給我點吃的喝的。

我摸摸草：是乾的，熱氣還未散，草是暖的。擡頭看天，天色很好：頭上還有一顆星子閃光。起首下露，並無風聲。我以爲老天待我很好：我雖是個無家可歸的人，老天仍然是愛我的；人類不相信我，拋棄我，侮辱我，我還是靠住天，如同兒女靠父母。我既然是老天的孩子，我今天晚上，只好求天收留我的了：天就是我的母親，她收留我歇宿一夜，是不要房租的。我還有一小塊麪包，還是白天路過一個市鎮，我拿一個銅錢買的，這是末了一個銅錢，用過了，我就什麼錢都沒得了。我看見左近有些小漿果，我摘了些，配麪包吃。我本來是很餓的，我吃了這一頓苦飯，一頓苦行頭陀的飯，總算是吃飽了。我吃完了，祈禱上帝，找個地方睡覺。

我找了一塊中間低，四圍高，可以躲風的地方睡下。摺好我的圍頸巾當被，一處有突起的泥作個枕頭，初睡的時候，並不覺得冷。

假使我此時不是心痛，我原可以安睡的。我此時傷心要流血，我很替洛赤特害怕，很憐憫他，我想見他。我雖然好像是個折翼鳥，還想鼓翼湊近他。

這種心思發作，很令我難受，我起來跪下。天是很晚了，行星出現了：晚上是很安靜，我不覺得害怕。我們都曉得上帝是無乎不在的，惟有晚上天青無雲的時候，他所造的各種世界在空中旋轉，更覺得親切，上帝是無窮的，無所不能，無乎不在。我跪在地下，替洛赤特祈禱。我擡頭看天，我的淚眼看見天河。我記得天河是什麼，——內裏有無限若干的世界，在那裏不停的旋轉，在我們看去，不過是一道光，——我覺得上帝能力之大。我很曉得上帝所創的，上帝能保存：我慢慢相信地是不會滅，人的靈魂也是不會滅的。我就祈禱感謝上帝。我曉得洛赤特可以平安無事的：因為他也是上帝所造的，自然也是上帝所保護的。我又縮在我的窩裏睡；居然忘了愁苦，睡得很酣。

翌日早上，太陽已經出來，百鳥早已離巢，蜜蜂已採過許多蜜了，我起來向四周觀望。

天氣是很好，很安靜，不過是很熱！我卻要找吃找喝的，站起來，仍回到輝光洛，跟着一條向西的路走，我並無所選擇，不過向西可以背着陽光走。我走了很多的路，覺得很疲乏，坐在路旁一塊石上，遠遠聽見教堂鐘響。

我向鐘聲走，看見一個小村子，看見教堂的尖頂。右手的山谷，是牧場麥田樹林，還有小溪流。隨後聽見前面有車聲，看見一輛重車上山，還看見兩隻牛，一個牧者。人畜都在那裏用苦力作事，我也得出苦力，找向前走。

走到午後兩鐘點，我進村子。有一條小街有一個小店，窗子裏擺些麵包。我很想吃麵包。我吃了東西還有氣力，走路沒得吃的，是走不動的了。我想想看，我身上有什麼東西可以換些麵包吃呢？我有一小塊絲手帕，圍住我的頭頸子，我有一雙手套。我不曉得貧窮到極點的人，該用什麼法子覓食。我又不曉得人家要我這兩樣東西不要；我只好試試看。

我走進小店，看見一個女人。她看見我穿得很整齊的，以為我是個上等婦女，很客氣走上前迎我，很多禮的問道：『我怎樣可以侍候你？』我聽了萬分的難為情，我的唇舌說不出我所要說的話。

來。我不敢拿穿舊的手套許多摺縐的手帕，賣給她；況且我又曉得太說不過去。我只好說我走乏了，借她的地方略歇一歇。她聽我並無買賣照應她，她冷冷的讓我進來，指指椅子，我就坐下。我要流淚，很費事纔收得住。我問她，村子裏有什麼女裁縫，或作別的事的女工沒有。

她答道：「有兩三個，事情剛夠她們忙的。」

我想了一回。我要說到本題了，我是無親無友，莫名一錢。我要找事做。但是找什麼事做呢？向那裏找呢？

我問道：「你曉得，這裏有什麼人家，要雇用女僕麼？」

她答道：「不曉得，說不出來。」

我問道：「本村裏作的是什麼事業？村裏的人，大約都是作什麼的？」

她答道：「有許多是種地的，有許多是在針廠作工的，有些是在鐵廠作工。」

我問道：「針廠用女工麼？」

她答道：「不用女工，全用男工。」

我問道：「你們的女人，都作什麼呢？」

她答道：「我不曉得。有作這樣的，有作那樣的。窮人只好找着什麼事，就作什麼事。」

她好像是很不耐煩，我問她許多話，原也怪不得她，她同我有什麼關係？此時有鄰居的兩個人走進來，我不好再坐在那張椅子上，我出了店。在街上走，看見兩旁的房屋，我想不出來，說些什麼話，再走進人家屋裏去，只好在村子的四圍繞，繞過了，再等一兩點鐘，又繞回頭。此時捱餓已久，走不動了，坐在路旁歇歇，坐下不久，我又站起來找個辦法，至少也要找個人打聽打聽。小路那一頭，有一所很可愛的小房子，門前有花園，收拾得很整齊，開了好些花。我站在園前，想道：我有什麼事走上前敲門呢？屋裏的人，同我有什麼關係，幫助我呢？我一面還是走上前敲門，有一個很和藹穿得整齊的少

年女子開門，我就問道：「你們這裏雇用女僕麼？」

她答道：「不用，我們不用女僕。」

我問道：「你能夠告訴我什麼地方，我可以找事作麼？我是個異鄉人，此地並無親友。我要找事做，毋論什麼事都可以。」

但是她並無義務替我想，替我找事。況且從她的方面看來，一定疑心我的人格，疑心我所說的話。她搖搖頭說道：『我不能告訴你。』很客氣的把門關了。假使她稍停一回子再關門，我就要開口問她討塊麵包吃；此時我忍不住餓了。

我又不能再進那村子；假使再進去，也是無用。我很想走入樹林歇歇，但是我覺得又乏又餓，又無力，自然而然的還想，在這裏繞繞，找點吃的。捱餓的時候歇息，是不成其為歇息的。

我走近人家；又退縮回頭，總覺得他們都同我不相干，管我做什麼。當下這下半年，過得很快，我好像是喪家之狗，無處覓食。我走到一塊田上，望見教堂尖頂，我就向教堂走。離教堂不遠，一個小花園中間，有一所小房子，我曉得是牧師的住宅。我記得異鄉人來到一個地方，無親友可投的，往往求牧師謀生活。牧師是應該幫他們的，即使不能代他們謀事，也該替他們想法。我覺得我可以見牧師求助。我用出氣力來，走到這所房子，敲廚房門。有一個老婆子開門，我問這裏是否牧師住宅麼？

她答道：『是的。』

我問道：『牧師在家麼？』

她答道：『不在家。』

我問道：『他就快回來麼？』

她答道：『他出了門，不能快回來。』

我問道：『是到遠處去了麼？』

她答道：『並不遠，不過十里八里。他的父親死了，他們喊他回去，他現時在某處大約要耽擱兩星期纔回來。』

我問道：『太太在家麼？』

她答道：『沒得太太，只有我，我就是管家的。』讀者要曉得，我這時候還不肯求乞，我不能向她討飯吃，我只好走了。

我重新又把手帕子解下來，又想到回去那間小店買麵包吃。我此時只要一小塊麪包，只要一小塊麪包皮充飢，不知不覺的，我回頭又向小村裏走，我找着那間小店走進去，那時候屋裏還有些別人，我問那女人道：『你可以拿我這塊手帕子換一塊麵包給我麼？』

她很疑心的看看我，說道：「不能，我向來不是這樣作生意的。」

我這時候是完全絕望了，問她換半塊麵包；她還是不肯，她說道：「我不曉得你這塊手帕是從那裏得來的？」

我問道：「你可以拿我的手套換麵包給我麼？」

她答道：「我要手套，沒得用處！」

讀者呀，我述這種詳細情形，是很不高興的。有許多人說，追述從前所經過的困苦爲難，是很有趣味的，但是我今天追寫我這時候的閱歷，我覺得很難受，很支持不住，我是很不願意追敘我當日丟體面，失身分，同所受的流離困苦。她們拒絕我，我毫不怪責她們。我覺得這都是意中事，一個平常求乞的人，是令人懷疑的，一個穿得好好的求乞的人，更令人懷疑。雖說是我所求的是找事做，但是誰對我負了什麼責任，要替我找事呢？初次見我的人，不曉得我的品行，如何能夠替我找事呢？說到那個女人不肯拿麵包同我換手帕，她原是不錯的；她若是疑心手帕的來路不正，或是不合算換，自然是不肯換。我寫到這些情形，我心裏極難過，我只單簡的說吧。

快到天黑的時候，我經過一個種田人家，種田的坐在門口吃麵包，吃牛乳腐；我站住腳，說道：「我很餓，請你給我一塊麵包吃。」他看了我一眼，有點懷疑的神色；他卻一語不答，切了一塊厚麵包給我。看他以為我並不是個求乞的，不過是一個有乖僻性情的女人。我走開，走到看不見田家的地方，我坐下吃麵包。

我是不能盼望有個晚上棲身之所，我要走入樹林找地方歇息。但是晚上天氣很不好，心裏很不安寧：地下潮溼，空氣又冷；又有許多人經過，我在一個地方歇了一回，又另找地方，一連換了好幾處，都覺得不清靜，不平安。快到天亮，下起雨來；翌日，一整天都是下雨。請讀者不必問我當日的詳細情形；這一天還是同昨天一樣，我找事作，被人拒絕了，也同昨日一樣捱餓，但是有一次卻得着一點食物沾唇。我在一座茅屋門口，看見一個小女孩子，要把一堆冷的稠粥，倒在豬欄裏喂豬。我問道：「你可以給我麼？」

那個女孩子瞪眼看我，喊道：「母親，有個女人，同我要冷粥吃。」

屋裏有人說道：「她若是個討飯的，你就給她。豬不要吃。」

那女孩子把結成一塊的冷粥，倒在我掌中，我好像是個餓狼，都吞下去了。等到天很黑，我停在一條小路上。

我自言自語道：『我無什麼氣力了，再走也不能多走了。今天晚上，還在外露宿麼？雨是落得很大，還要睡在溼地上麼？但是不睡在溼地上，又睡在那裏呢？有誰收留我呢？但是現在我又餓，又冷，又暈，又孤寒，實在是可怕。也許等不到天亮，我要凍餓死了。我活在世上，也是毫無價值，就是死了，也就罷了，沒得什麼可以留戀的。因為我曉得洛赤特還活在世上，我不甘心凍餓而死。老天呀，賜我力量，暫時扶持我，拯救我，指點我。』

我睜開迷蒙的眼睛看，四處都是濃霧籠罩。我曉得已經離開那條小村子很遠了，到了荒野。我又細想道：『我與其倒斃在路上，不如死在那裏寧可讓烏鴉吃了我的肉，剩下骨頭不願埋屍在淒涼所的棺材裏，在乞丐墳堆裏發霉。』

於是轉臉向小山走，我走到那小山，找個稍爲凹下的地方，躺下，雖然不是安穩地方，卻多少還有點遮蓋。但是四處都是很平的，沒得什麼凹地。遠遠看見有一點光，我以爲是鬼火出現，一回就要

滅的，但是看了許久，火光不滅，也不進不退。我又以爲是燒什麼東西，再看看這一星火，蔓延不蔓延，原來還是只一點，我猜是燭光。我又想道：「我不曉得我能夠走到那裏不能，若是我毫無氣力，走不動，即使是近在咫尺，我也是走不到。即使走到是個人家，我去敲門，他們還是不收留我的。」

這時候我倒在地上，臉靠住地，伏在那裏不動。此時括起大風來，雨落得更大，渾身溼透入骨。假使我此時像個無知無覺的殭屍，無論什麼大風大雨，是不覺得的。無如我還是個活人，覺得異常難受，過了一回，我又起來。

看看那一星的遠光還未滅，我試往前走，勉強拖着兩條腿走，跌倒兩次。我覺得這一點火，是我的救星，有了希望，奮發精神，往前走。

過了小山，眼前一道白的，就是一條小路，一直對着那點燈火，慢慢看見一個高坡，坡上有些樹，樹裏就是這燈光。快走近了，却看不見燈火。眼前一片黑，我伸手去摸，摸着石牆，我扶牆走。又看見有白色的東西，原來是小門，兩旁有黑樹，門門是掛上的，我推開小門。

我走進去，從小樹堆裏走過去，看見房子在面前，卻看不見燈火。我猜屋裏的人是睡覺了。我去

找宅門，摸着牆角，轉過牆角，又看見燈，是從小窗子裏射出光來，有些爬山虎葉子遮住，見得燈光很小。我把樹枝樹葉推開，看見有燈光的屋子，看得很清楚。屋裏的地下，是洗擦得極乾淨的，滿鋪細沙，一張廚桌，擺些廚房器皿，爐裏燒着柴，還有一個鐘，一張白板桌，幾把椅子，桌上點着一枝燭，桌旁坐着一個年紀稍老的女人，面貌有點粗，卻是很乾淨很整齊的，坐下織襪子。

這都是我一瞬眼所看見的，我所留心看的，是火爐邊的人兩個很文雅的少年女子，一個坐在矮搖椅上，一個坐在矮凳上；兩個穿的都是黑色喪服，很襯托出她們雪白的臉同頸頸子；一隻大狗蹲在地下，把頭放在一個女子膝上，那一個女子懷裏臥着一隻黑貓。

這間屋子，明明是一間很樸素的廚房，怎麼會有這樣文雅的兩位女子在裏頭呢！這兩個是什麼人呢？斷不是那年紀稍大的女人的女兒；老年的是個鄉下人，這兩位少年的是很秀雅很受過教育的。這兩個人的臉，從來未見過的：一見卻好像是見慣的。她們的臉色很發白，神氣也太嚴肅，我不能說她們貌美：兩個人都看書，都是很有深思的，未免太過嚴肅。兩人之間擺一個架子，架子上一枝燭，還有兩本很大很厚的書，她們久不久的翻兩本大書看，又對了手上的小書，好像是在那裏翻譯

什麼東西。屋裏是靜極的了，裏面鐘擺的響同爐裏炭屑墜地的聲音，我都聽得見；好像連那織襪的聲音，也聽見。隨後一位少年女子說話，我是聽得很清楚的。

那少年女子說道：『狄阿納，你聽見法侖士同年老的日尼爾，晚上在一起，法侖士說他所作的夢，怎樣的恐怖，驚醒——你聽我說！——』此時聲音很低的，讀一段書，我卻一字不懂；既不是法文，又不是拉丁文。是否希臘文，德文，我卻說不出來。

讀完了，那女子說道：『這是很有力的文章，我覺得很有味。』那一個女子，一面看火，一面再說一遍她姊妹剛纔所讀的文。後來我纔曉得，那是本什麼書，是那一種的文字。

那個年紀老些的擡頭問道：『有一國是這樣說話的麼？』

一個女子答道：『漢納，有一國全是說這種話，不說別種話的；這個國，比我們英國大得多。』

老年的答道：『我卻不懂得他們說的什麼。若是你們不論那一個，到了那一國，我猜你們是懂得他們說些什麼。』

那個女子答道：『我們大略曉得一點他們說的什麼，但是也不能全懂。我們不會說德國話，我

們並不怎樣聰明，我們若是不用字典，也不能讀他們的書。」

老年的問道：「你們學德文有什麼用處？」

那個答道：「我們的用意，是將來要教德文，——教初學的德文；我們就可以多得束脩。」

年老的說道：「很是的；但是今天晚上，你們很用功的了；不必再讀吧。」

那一個答道：「我想我們很用功的了；我是覺得倦了。瑪理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那個答道：「我是倦極的了；學外國文學，沒得先生教，專靠自己翻字典，是很辛苦的。」

那一個說道：「學德文是更爲難。聖約翰（人名譯者註）不知幾時回來。」

那一個答道：「該快來到了；（掏出一個小金錶看看）剛好十點鐘。漢納，雨落得很大。請你去看看客廳的火爐。」

那年老女人站起來：開門，我看見一條過道；隨即聽見通火爐的聲響；過了一回，她走回來說道：「哎，孩子們，我走進那間屋子，看見那一張空椅子，擺在屋角，覺得悽慘。」說完，拿圍身擦眼淚，那兩個女子，神色本來就是很嚴肅的，聽見這兩句話，變了很慘淡。